



117
349
4

墨子卷之四



非命中

歸安茅坤校閱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
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
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
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
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

而以

上篇義作儀此正心誤
脫人傍 校注云義儀同

墨子全書 卷之四 非命 中 歸安茅坤校閱

君子下以服或以命為
有

胡下脫不
下脫亦嘗
有

為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

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

擬下文不志不識也，因音誤，下文也作与

順訓同

故上以下
十七字疑
衍

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
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
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邑聞不廢。
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
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
虛厲。身在刑僂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
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
之毆騁田獵。畢戈內沈於酒樂。而罷不肖。我為刑政
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

繆下作橋

戈一作弋

而下必服必不能曰我
五字

由徇音同

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
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
至有飢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
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
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之人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
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
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
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其非之。先王之書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共

有於有在或在誤

且或曰 二恐一

時一作詩曰上疑故

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修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大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母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時。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有天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

此當作不

原上脫有

按請當作情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此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釣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二法。何謂二法。曰有考之者。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二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

上篇政刑連用

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

功当作攻

若以恐倒

一本無而字

一作七

一本無功字

以疑之

校註依高誘讀而為能以一本無為非

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以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二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毆騁田獵畢戈。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

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必曰吾命固將窮。昔二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術之。此皆疑衆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息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

遲樸音同即上愚樸義

窮下脫人校註云術亦同

春至以允不而葆為

息一作禹

爽此居義當作喪

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憎。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則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全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帝。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大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

祝一作視恐非大帝疑大帝

尚上同

咤吻同

潛本無息字

息恐衍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
勤勞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
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
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
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以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
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
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
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

所下疑服以

捆一作捆非樂篇作細布
恐捆非
雖疑唯

貴一作貴貴若恐倒

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
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
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絲
葛緒。捆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
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
乎王公大人貴。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
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
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
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

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二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耘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賢恐尊

節葬篇曰。善與後子云。

其暮同
此一段錯脫宜考

桃一作挑

禘一作禘
禘當作禘

非儒下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二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歿。列戶弗登屋。窺井。桃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贖。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禘為僕。秉纒授綏。如仰嚴

傳或疑儒

校注據下文直改傳作儒

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
 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
 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
 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
 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
 妻子以大負。紮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和。輕
 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
 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
 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

賤疑賊

徹當作傲
覲一作歛

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
 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
 繁飾禮樂以活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
 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息。徹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
 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覲鼠藏而羝羊
 視。賁琬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
 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
 喪。是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
 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

且一作足

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
 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
 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
 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
 匠。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夫所循。
 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
 不逐奔。揜函弗射。強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
 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
 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

強一作施

若疑苦

傳恐儒

吾疑君

邑一作擊

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
 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
 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
 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
 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群殘。父母而深賊。世也。不義莫
 大焉。又曰。吾子若鐘。邑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
 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
 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
 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

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負良。大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

若疑若

怨一作怒

行下恐服義而易而倒

必下脫字

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

仁義之義或疑行而下
脫類字

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
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
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
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
曰。嗚呼。祝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
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
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
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
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

不可下校注因晏子補入
以補民三字

令疑今

衆下脫景
公曰三字

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
可使議世。勞思不可。繁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
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豈
樂。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令
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
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
樹鵝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
於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
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

志此志。校注改作志

於校注據孔叢改作奉

其

教一作殺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
 數一作教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
 也。孔丘為魯司寇。舍人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
 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杜。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
 藿不糗十日。子路為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
 食。禴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
 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基
 與陳蔡友也。孔丘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為苟義。夫飢
 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
 羸疑羸

坡当作坂

求雕恐人名彫焉不成句

子貢當作
 子羔音誤
 孔子家語
 及史記說
 苑皆作羔
 是

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間坐。曰。夫舜見瞽叟。然
 就此時天下坡乎。周公且非其人也。邪。何為舍亦家
 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
 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慳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肝以
 中牟叛。求雕刑殘。莫大焉。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
 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
 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經上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

皇朝全書

卷之四

十一

增補書坊

恕校注作恕

恕一作知

四權校注疑作四維誤

虛之纏猶
墳坊之墟

校注云作子
但去送

校注引玉篇
云櫻結也

知財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相盡也。知接也。
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缶南
也。義利也。直參也。禮敬也。園一中同長也。行為也。方
柱隅四謹也。實榮也。倍為二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信言
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但自作也。纏間虛也。詒作喚
也。毋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為所
作也。櫻相得也。任士損已而益所為也。似有以相櫻
有不相櫻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櫻櫻也。

一作櫻

攸疑彼校注
作攸

私一作私

亡作已
加作如

力刑之所以奮也。法听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但
听然也。臥知無知也。說听以明也。夢臥而以為然也。
攸不可而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攸也。辯勝當
也。利听得而喜也。為窮知而儼於欲也。害听得而惡
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譽明美也。名達類私。誹
明惡也。謂私舉加舉擬實也。知間說親。名實合為言
出舉也。聞博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
合缶宜必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賞上報
下之功也。為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也。同重體合類

體下脫不字

諸一作諾

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諸不一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僂稭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全無非

經下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同名二與鬪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損而不害說在餘異類不毗說在量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必執說在頓假必諄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

墨子全書

卷之四

十四

城東書坊

從校註批注說下以
意改作從字可從

重校注作量一本同

鑑位校注
曰當云鑑
立古位立
字通

病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疑說在逢循遇過擢慮不
疑。說在有無。合與一。或後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
不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均之
絕不。說在所均。字或從。說在長字久。堯之義也。生於
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臨鑑而立。景到多
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
重。鑑位重。一。小而易。一大而重。說在中之。外內使殷
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
說在具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以檻為博。於以為無

校注件即
午字異文

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
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景不從。說在改為。一少於二。
而多於五。說在建任。景二。說在重。非半弗割則不動。
說在端。景到在乎。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
而不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曰。說在博。金而不可擔。說
在搏。景之小大。說在地。金遠近。字進無近。說在敷天。
而必金。說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後。貞而不撓。說在
勝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
說在薄。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

乎字一作午字校注同
今案可從

曰一作日是

契與字校注有校按
二字

患作惠

按注云後及字里文下仿之

與可之同。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剝。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唱和同患。說在功。賣無貴。說在假其賈。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賈宜則讐。說在盡。以言為盡。諄諄。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或過名也。說在實。在窮不害。無說在盈否。知知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下當。說在辨。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為。

賣按注作買一本同

在窮一作無窮按注同今按當從

下一作不按注作不今案是

件一作件者一作有案此又見

卷一作春

外內也。內說在件。顏於一者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象。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云不同按注

經說上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

者一作者校注同

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
 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遇物
 而能貌之若見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
 著若明仁愛已者非為用已也不若愛馬者若明義
 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
 名而俱有敬慢焉等異論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
 為善名巧也若為盜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不
 若金帛玉服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為

校注云其也野也一本
作其思耳也

校注極當為形刑形
通

主一作生 主作平

舊校注
作奮雷按
可從

忻一作折

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
 城得金但與人遇人眾情誦為是為是之台彼也弗
 為也廉已惟為之知其也野也听令非身弗行任為
 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
 以其不敢於彼也古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生楹
 之主商不可必也臥夢乎惔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
 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
 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行也其言
 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譽告以文名

校注云石
當為實

功不待重句校注疑以
為衍

且一作且

罪一作是

始一作始

始一作始

禮校注作
體可從

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僂也。言也謂言猶石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待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始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罪為鷄。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環胸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

一作胸

校注云臺疑握字說文
云臺寸文握

二同字校注以意改
作簡
爽一作夾是

區內校注
疑為區穴

祭從者戶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必謂臺孰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圜規寫支也。方矩見支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有聞謂爽之者也。聞謂爽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也。纒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一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櫻尺。

俱一作但

必上校注有不字

足一作是校注同

此校注之疑似字

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俱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
櫻相盡體。櫻不相盡端。此兩自端而后可。次無厚而
厚可。法意規員二也。俱可以為法。俱然也。者民若法
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辨或謂之牛。或謂
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
當。犬為欲難。其指智。不知其害。足智之罪也。若智之
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
脯也。騷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
也。廡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

校注以犬為為句

校注騷字假音荒山海經食之已騷

廡俗字

正一作止校注同此誤

咸一作臧可從校注同

瘴一作瘴

各一作名可從校注同此誤

校注縣縣字異文
校注知慈字異文
校注以也己句

校注字疑

以所疑正所欲也。觀為窮知而憊於欲之理。難脯而
非知也。難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所為為相疑也。非
謀也。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
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
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咸私也。是
名也。止於是實也。舌出口。俱有名。若姓字灑謂狗犬
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聞也。方不瘴說
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各實耦合也。
志行為也。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

皇朝全書

卷之四

十一

成康書方

一作二 咸一作臧

孝一作者 校注同此誤

校注云霄
与消同

二者盡也。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咸之為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孝兩而勿偏。為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盡蕩也。順長治也。鼂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蚋還園去就也。烏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

一本作處
處室子母

一本疊一子字

上心一作
人校注從
非 諾一作諸

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賤也。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接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心。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按員与云同
当顧上

墨子全書

卷之四

三

咸報書坊

經說下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為麋同名。俱鬪不俱。二三與鬪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菜食與拾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

拾一作招
依經下當作
招校注作招

屨一作履
下並同按
注云履同屨

與一作舉
身校注云
不與箴疑當云不舉
箴

高一作高
校注同此當
誤

疑蓬校注以意改作
疑蓬下同

楯一作楯
故一作故
是

願一作願
校注云願
未詳

告一本校注
並作告

士二作上

石上石一
本校注並作
若一作名

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與不重。不與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願。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商。麋與霍孰霍。蚘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告之使知也。疑蓬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石石羽楯也。鬪者之敵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為然。

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五一。長。宇徙而有處。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止。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景木柁。景短大木。

止當作上

於下脫上

庫板

上木作不
下木作小

他一作柁。校注作柁。是

比一作北

企校注云。誤亦圖字

所一作可

正景長小。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鑿景寡。貌能白。墨遠近他正。異於光。鑿景當俱。就去。企當俱。俱用比。鑿者之鼻。於鑿無所不鑿。景之鼻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鑿分。鑿中之內。鑿者近中。則所覽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鑿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亦遠。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重焉。而不

如校注以意改作加

木一作本 標一作標同

校注云標同字假又云標猶抄末

不心校注以意改作不心則心同

若一作若以

梯校注改作梯

帝一作弗 地一作地

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播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木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不錐刺之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為輪車梯也。重其前。茲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軛而縣重於其前。是梯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帝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地或室之

遂一作遂

富校注云寢省文 小一本作上校注可從

力一作刀下並同校注同

者一作有 一無下若字

宣一作宜可從校注同

汙一作汙 夫一作夫 帶一作帶

徠翁以王力句清去聲 盡也下一有者字

也。汙梯者不得汙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磅也。若夫繩之引軛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軛倚焉則不正。誰并石索石耳夾帶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小。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絕引也未變而名易。收也。買刀糴相為賈。力輕則糴不貴。力重則糴不易。王力無變糴者變歲變糴則歲變力。若若鬻子賈盡也。盡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則讐在賈也。宣不宜正。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不必其死。生聞

大当作大枝注作大

听一作所

物子曰牛
行然校注
如此本

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己為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大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

校注云
文
凱當作凱即贏省

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听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知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听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凱乎。應之曰凱何謂也。彼曰凱施則智之。若不問凱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

有深淺。天常巾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瘡病之之於瘡也。智以目見。

校注府疑腐

恕一作恕枝注同

輕下校注有重字

一本無均髮二字輕下有今

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後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均縣輕而已。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是人也。指視臠也。是以實

校注以於今為句因按也恐處

視人也。堯之義也。是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隄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荆。沈。荆之具也。則沈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過。推。與。成。推。過。繪。屨。同。過。件。也。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斲。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斲。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斲。

校注云件當為舛異文屨不履

几校注作九

今按重文行省衍一行者

今按相台經下作召相必有一誤而台則為悅義乎

校注虛曰有當有牛字支曰用牛當為牛有

字一作字諸本皆作字校注同而子由原本亦字以意改字作字是

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几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偃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水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

止於下諸有彼字作止
於彼此是

一本彼此
也下有彼
字非

校注
當有少字

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非牛。馬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正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裨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

室中校注作室中
人上諸本有之字

校注盧云南讀當如誰
上下文俱有無誰之語

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長外親智也。室中說智也。以詩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也。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母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有窮

為一作而

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未可智。為必人之可盡愛也。諄。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其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

校注無出字解同

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諄論誹。誹之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謂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自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

是不文行
一校注無

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
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大取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
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
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戚為其親
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戚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
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
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

愛上疑脫非校注云當
有非字

子字校注作也而注云
當為者

瞻疑脫校
注同
子疑衍

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
也。斷指以存瞻。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
取小。子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
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
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
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
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
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
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

利上一有以字

下所一作為既有校注
作未可有
則若作既
則與上意

下所疑為
考註作為

下文並有倫列字此恐
倫列誤

下文顧作類

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
既有所所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
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
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
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
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儉列德行。君
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
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
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

子西未為也

愛校注作害

火一作大

渴一作得
又作謁

害校注作
愛

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
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之
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
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愛
也。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為子之
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
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為已。語經。語經
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火之舞大
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感之愛已。非為害已之

焉一作馬

二世字校注以意並改也字

口一作日容一作容皆同

來一作米

子由本曰一世衍而校注無言

一本重非欲之

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有有於秦焉。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眾眾。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俛口之言也。乃容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滅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

當疑富校注作富

校注云為其一作非其校注云也人倒一本如此

子由本愛衍

校注云二當為一

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會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為其人也。當人非為其也。人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已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知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

謀當作某

校注云居運言居住運徙

校注無異字

是石也。盡其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謀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

諸一作請

右一作石校注其請無其請無為諸之請

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邑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諸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澗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感之利也。而愛滅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

如作加

忘当作妄

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籍藏也。死而天下
害吾特養滅也。萬倍吾愛滅也不如厚。長人之異。短
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
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
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
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
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
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
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

與下脫

指類相
一本有下有厚字

由一作申是
前文類行作顧行

獵作獵
皆同

校注云
迷言追正
迷惑
又云石疑
名

阮校注
院
又大仁作
大人

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
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
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
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
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
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阮下之鼠。小仁
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由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
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非不為已之
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

魚一作兼極形誤

此

小取

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魚愛相若一愛相若
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一本作蛇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
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
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杼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
類予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
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
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

也當作他

豈校注作以

校注以本為句

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
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
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
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侔之也有所
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
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
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
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
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

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滅人也。愛滅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

校注云視當為事

人船人木二人字疑乘

世一作也

校注云不殺當為不殺一本作然

校注云據上同下當有類字

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也。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

殺疑然

也

不失周愛因五字錯出

而後不乘馬衍

校注云之
作謂
又云為當

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

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墨子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三二

成書

